

第1版
2015年7-8月 总第70期
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 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 Center for Process Studies (USA)

世界文化論壇

Culture Communication

北美第一家華人文化報
在美華人的精神家園
國際標準期刊號 (ISSN) : 1540-2339
地址: P 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
網站: www.postmodernchina.org

创建一种和谐经济

[美] 克里福·柯布 柯进华译

引言

和谐经济是否只是一个梦想?它能否在现实中实现?也许这并不重要。只要我们能够想象它,我们就能够努力奋斗去实现它。

一些人设想我们能像造汽车或者房子那样一步步地创建和谐的制度。根据这种观点,我们所需的只是一个好的蓝图或者设计。这也许是真的,但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和谐是某种我们发现而不是发明的东西。我们能做的最多是发现一些原则,使我们能够排除通向和谐的障碍。当我们这样做时,和谐自然会出现。这是在许多世界宗教中所发现的一个原则,但它在现代世界中已经丧失掉了。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我们一直在迫使世界来适应我们所发明的理念,让世界变成我们所谓的和谐和过于简单化的现代世界。果真如此的话,那么当初如果我们能够缜密地思考我们通向和谐社会与和谐经济的道路,我们现在就已经达到和谐了。然而,事实上,我们始终无法达到和谐。如果我们想要达到比我们以前达到的层次更高的和谐,我们就必须运用悖论并承认理性具有自身的限度。

关于和谐的这种看法既是乐观的,同时也是悲观的。乐观之处在于相信:在我们经验的不和谐背后有一种自然的和谐。悲观之处在于:认为我们永远也无法把握住那种和谐。我们只能偶尔从我们的视野的余光中瞥见它。然后,我们运用我们所瞥见的来建立一个终究要失败的体系,因为我们并没能把握达到和谐的整体意义是什么,我们只把握了一部分。但是,我们仍然必须从我们尝试创建更和谐的世界时所犯的错误中学习。

冲突与和谐

和谐必以冲突、多样性、差异和混乱开始。冲突是人类社会的一个正常部分,因为人们有着不同的利益、抱负和理念。差异性和多样性使生活有趣,但如果它们过于极端的话,它将使得人们难以共同劳动来实现共同的目标。因此,我们需要多样性,但必须在一定界限之内。

每一个社会都面临这样一个挑战,即实现一些形式的、能够平衡分离和统一的和谐。和谐同时要求两个方面:混乱和有序、多样性和统一性、分离和团结、冲突和合作。在达到和谐时有两类失败。第一类是无聊,它产生于过于相似,没有足够的对比(Contrast)。第二类是不和谐,有太多的对比而缺乏统一。无聊倾向于是个体的生活享受问题;不和谐十一个社会问题,它阻碍人们通过共同劳动来达到共同的目的。

和谐存在于以一种令人愉快的美学方式——多种价值同时实现——来化解冲突。当找不到解决方案时,当多样性不能通过更高的统一来平衡不和谐时,以及当竞争性的价值找不到能使它们一起劳动的共同基础时,不和谐就产生了。

在个体的层面上,我们努力在那些同样的张力之间达到平衡。我们力求创新,但我们也需要规范。我们既需要传统也需要创新。我们被自我利益所驱动,但有时我们也必须将共同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无须有意识地寻求就能发现那种平衡。经历了检验和失误,我们通过直觉就能发现它,不言自明。

与个体不同,一个社会无法依靠感受和知觉来运作。社会必须部分地通过发展实现和谐的习俗、规范、故事和规则来认清自身。制造和化解张力的社会模式可能会偶然地出现,但那些被制度化了的模式是经过选择的结果。随着时间的过去,一些不明言的规

则变得明确。和谐和共同的福祉成为人们有意识寻求的目标。

现代复杂经济中的和谐

一个家庭可能通过要求个体的改变来达到和谐。然而,在一个扩展了的家庭、村庄或小镇中创建和谐的规则很少能够在工业社会组成的大城市中实现同样的目的。非正式的规则变成正式的规则。为创建和谐所做的干预需要我们研究历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以便引入一些保持秩序和容许多样性的规则。知觉和传统社会中不明确的社会规范无法再为我们提供致力于社会和谐和和谐的目标。

工业社会中人与人的相互关系要比农业社会冷淡得多,因此,曾经制约反社会行为的社会规范不再起作用。比如,当人们在一个城市中开车,他们完全以个体的方式活动。社会规范不能制约这种行为。需要的是正式规则的腐败。另外,社会主义压制个体,导致乏味和单一。资本主义容许经济行为中扰乱了家庭和共同体生活的巨大动荡,导致不和谐。

以类似的方式,大多数现代经济问题来自于社会相互作用的失败,而不是自然灾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没能成功地创建和谐社会。各自都抑制了创造性,投资决策集权化以及忽视自然的有限性。各自滋生了各种形式的腐败。另外,社会主义压制个体,导致乏味和单一。资本主义容许经济行为中扰乱了家庭和共同体生活的巨大动荡,导致不和谐。

大多数作者通过攻击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辩护,反之亦然。这是一种无益的争论。两个体系都有严重的缺陷。而且,我们并不能从对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宽泛攻击中学到什么。如果我们想创建一个和谐社会,我们必须找出是哪些规章制度阻碍了个人的创造性发展,是哪些东西破坏了自然的法则,并努力改变这些规章制度,从而发展一种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

三种和谐的美德

本文并不尝试提供创建和谐社会的规则。我只是提议少量的、概括了所需规则的原则。我选择称它们为美德,不是指个人美德,而是指使一个经济体系具有美德和和谐的特性。

竞争的美德

第一个原则是一个悖论:健康的竞争产生合作。这与竞争激发人们以自我为中心和不愿意合作这一日常信念相矛盾。一些形式的竞争是极为破坏性的。然而,数百万的公司是在不产生有害后果的友好氛围中竞争的。只有少数公司寻求对其他公司的宰制。我们应当完全抛弃竞争,还是寻求找到破坏性竞争的根源?

竞争有两大类:开放的和封闭的。开放的竞争在分散的市场中采取许多制造商向许多顾客销售商品的形式。他们通过价格、质量和创新性来竞争。公司降低它们自己的成本,提供在质量或特性上有些许变化的产品和服务,并开发新产品。竞争是“开放的”,因为任何人都可以进入这一领域并生产类似的产品和服务。每个人都给给予平等的机会,没有特权或障碍。

封闭的竞争涉及力求赢得优于他人的地位优势。地位优势涉及控制战略位置(实有资产)、政府部门和资源(矿产、渔业、专利权和商业秘密)。任何拥有了这些优势的人可以向其他经济单位施压并阻断他们的可选方案。为了地位优势的竞争是一场零和游戏(Zero-sum game):一个公司从事的生意,他人不能

从事。寻求对土地、战略性矿产和至关重要的信息的控制很容易升级使用胁迫和暴力,正如艾克森石油公司(Exxon)和联合水果公司(The United Fruit Company)推翻一个政府来保障对石油和土地的控制一样。但只要政府部门特别青睐某一生意或者一个公司控制的战略性实有资产使它控制其它业务时,它也以日常的方式发生。

对竞争的批判无意地支持了以“合作”为名的封闭形式的竞争。尽管健康的合作能够存在于小规模的家庭或者农村的村庄,但在复杂的经济中升级了的合作大多导致腐败。当鼓励一起合作业务时,这往往是得到了政府部门的帮助,他们共谋抬高价格、逃避规章、控制资源、阻碍创新并保持低的薪水。例如,在美国,当大公司与政府部门合作制定环境规章时,他们制作复杂的报告要求(Reporting requirements)来有效地迫使更小的企业关闭。换句话说,他们利用合作醒协议来赢得控制权和市场份额。

这种排他性的竞争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中司空见惯。作为一个根本规则,合作制造了一个对抗“外集团”(Out-group)的“内集团”(In-group),集团内部的人受益,而外部的人则损失。这对内集团的成员来说显得是和谐,但对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形式狡诈的、制造非生产性冲突的暴力。

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开放的竞争创建一个高度合作的社会。在竞争性市场中,生意上的买卖以相互信任为基础。买者和卖者从经验中学习如何寻找可靠的资源或客户、顾客,这一可信的关系网络增强了值得信赖这一优势。在开放市场获得长远盈利的一个主要因素是发展声誉。由于这一原因,市场依赖于信任和合作,他们通过重复成功的交易来建立信任和合作。认为竞争导致不信任和相互怀疑是对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而易见的歪曲。

然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当竞争采取赢得地位优势的方式时,竞争就成了一个严重问题。为夺取场所、优势和权势而进行的封闭竞争导致背叛、不信任和腐败。任何时候,只要优势是以特权和政治关系而被分配时,封闭的竞争就会盛行。然而,限制封闭的或位势的竞争(Positional competition)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问题,这种情况同样困扰着社会主义社会。

处理位势竞争引起的腐败问题的一个典型方法是,增加规章来迫使人们以有公德心的方式活动。但这很少起作用。一种更好的进路是,将位势竞争的增长看作是充分的开放竞争的结果。与通常认为的存在太多的竞争相反,我认为竞争还不够充分。

关于城市土地问题。在战争和全球贸易中,位势优势是通过控制战略位置来赢得的。在港口、铁路中心、高速公路交叉口或是市中心的业务越封闭,这个业务相比他人就越有利。这种位置的价值体现在土地的价格上。一个拥有战略性价值的土地的公司有着长期的优势。公司最初买下那块地是出于对位置的考虑,而不是为了增值——即不尽力或者不投资。另外,即使拥有者从不使用它,拥有者阻止了其他公司使用那个场所。事实上,在世界上的每一个城市,许多最好的地段并没有被充分利用。实际上,这些土地被囤积了起来,不被利用。在美国的城市,大约有15%-40%的可用土地被抛荒或闲置。

当前,战略性区域的拥有者们主宰了城市的经济。通过使用他们的场所所提供的杠杆,他们能够控制银行、在基础设施、报纸、电视等等上的公共投资。甚至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杠杆也属于控制了战略场地的经济单位。但是,当市场交换成为经济的支

本期主要内容

创建一种和谐的经济	第1版
有一种哲学令我们的爱拓展到他者	第1版
生态文明的希望在黑土地(下)	第2版
有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生态文明(下)	第3版
美国堪萨斯土地研究院探访记	第3版
哀歌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之死	第4版
将静观带入你的生命中(十四)	第4版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战略性区域的拥有者们控着60-70%的经济。尽管大多数货物和服务在市场经济中频繁地交换,战略性区域的转移很少发生。与自由的和开放的竞争相反,整个体系由少数的公司所主宰。场所的拥有者们阻碍了竞争,他们阻碍了创新的机会和对财富的更为平等的分配。

移除权力的集中联结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这主要是因为观察者们没能认识到它的根源。两个世纪以来,那些想把市场经济从不正当的权力联结中解放出来的批评者们关注的是金钱和银行。但大的金融腐败只是未被发现的问题的一个症状——权力来自于对战略性场地的拥有或控制。

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夺去那些现在控着城市经济的人们的战略优势。这样做需要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应当如何展开?很多人设想革命使杀戮成为必要。我们应当处处决有战略优势的拥有者吗?我们应当把他们关进监狱吗?我们应当牢牢控制银行,并停止将钱借贷给那些阻碍和谐社会的发展的社会寄生虫?但是,中国的银行已经归国家所有,但我所描述的问题在那里也依然延续。这一戏剧性情景都是不必要的。缺乏剧本可能是一个中心问题。那些想变革的人们火药味太浓。解决的方案事实上是很单调、平淡和行政性的:对这些场所征收重税使位势优势消失。

我们已经知道税收有毁灭某物的力量。通常,收用来破坏就业、首创精神和生产力。但不一定都是如此。税收也可以用来毁灭社会中的反社会倾向——财富的集中、对自然的滥用、对资源的浪费。税收是一种致命的武器,但我们害怕运用它作为改进社会的方式。我们需要的革命正是我们革新对征税的看法,以及认清征税以积极的方式塑造社会的潜力,这超越了收入的增长。

互惠的美德

和谐经济的第二个美德是互惠。根据这一原则收益应当与贡献基本一致。获得的价值与创造的价值一致。

这一美德看起来像是常识,但由于有关价值的争理论,已使它成为一个重大争议。资本主义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创造价值,那些在生产过程中提供资本的人应当获得回报。相反,马克思认为,资本的价值完全来自于劳动力,资本不应当获得回报。因此,互惠的概念不能和价值理论分离开来。

然而,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同意“市场”并不引起剥削。许多人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较轻,其中包括许多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们,他们错误地谴责资本主义的交换过程导致不平等的增长。然而,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1-5章)中明确叙述,市场中的交换以等价交换为基础。交换过程并不创造利润或剩余价值。马克思认为,对劳动力的剥削发生(下转第2版)(上接第1版)的原因是(a)“原始积累”或对土地地强有力的占有,(b)通过创造比资本家支付的

有一种哲学令我们的爱拓展到他者

——大卫·格里芬《复魅何须超自然主义—过程宗教哲学》读后感

王治河

《复魅何须超自然主义—过程宗教哲学》是本书。作者曾对笔者说这是他一生写过的数十部著作中“最重要的一本”。因着创新性地系统提出过程宗教哲学,全面阐发了一种全新的复魅世界观,一种将道德的、审美的以及宗教的直觉与科学的最普遍理论有机结合起来的世界观,《复魅》一书在西方不仅被认为是过程哲学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事件,而且被认为是“宗教理论研究的一个分水岭”。

这绝非西方文人的捧场之言。看看该书所推出的众多重大问题以及为解决这些重大疑难问题所生发的许多富有建设性的理论创建,就一目了然了。科学和信仰一定冲突吗?科学和宗教有无可能达致和解?信仰上帝就是非理性的吗?人有无可能理性地信仰吗?有神论一定是非理性的,无神论一定是理性的吗?面对这个世界众多恶的存在,是否还能坚持认为上帝是至善的?我们的生命如何能具有终极的重要性?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上述每一个问题都是沉甸甸的,每一个都可以做篇文章,它们无一不挑战着我们头脑中习以为常的根深蒂固的假设。在一个想象力和创造力双重匮乏的时代,《复魅》一书无疑有助于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

创造力,帮助我们寻觅到心灵的安顿处。

按照过程哲学当代奠基者怀特海的说法,提出一种世界观就是提出一种宗教。在这个意义上每一个研究世界观的人,每一位对世界观感兴趣的人都应该是《复魅》的最佳读者。

此书不仅值得每一位研究宗教哲学的学者认真研读,而且对于每一位不满足于做“小清新”或“小确幸”的人,此书也具有着相当的可读价值。如果人生中“有些痛只有自己懂,有些路只能自己走”的话,相信书中的许多问题如死后生命问题也是我们每个普通人境界现前时都要面对的。相信阅读此书会解除我们人生中和学理上的许多大困惑,纵使不能帮助我们获得大解脱,至少可以给予我们不少宝贵的启迪。

《复魅》一书的厚度和丰富性,决定了对它的阐释的多样性。放到汉语语境中尤其如此。这多样性的阐释反过来也丰富了该书的生命,成全了该书。相信这是作者最渴望看到的。如书中对“宗教”的阐释无疑有助于解决汉语哲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重大问题:中国哲学是哲学还是宗教?中国有无宗教?

对于笔者来说,本书给我的一个重要启发就是貌似玄妙的过程哲学在根底上其实是一种道德哲学。

如同任何一种真正的哲学一样,过程哲学令我们的爱拓展到他者。这里的“他者”既包括他人,也涵盖自然万物。作为一种道德哲学,过程哲学最大的一个理论贡献是为我们关爱他者提供了本体论的支撑,为生态环保运动和生态文明提供了坚硬的哲学基石。

众所周知,伴随现代工业文明的高歌猛进,科学还原主义和机械世界观君临天下,世界遭遇了“祛魅”的命运。按照机械世界观,构成自然的基本单位是全然没有经验的,是不能自我决定的。正因为它们是没有经验的,因而也是没有能力影响其他事物,没有能力将来自它物的影响接受进自身。怀特海称之为“空洞实际物”。这意味着在机械世界观那里,周围的世界是由无生命的物质构成的,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关系纯然是机械的,也就是说,不存在内在关系,所存在的只有外在关系。“自然是被非人的数学规律所严格主宰的”。相应地,科学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冷酷、客观和非人的。其结果就是自然的“祛魅”。根据这种还原主义的理解,生命的物的最终性质,动物及其智能的感知能力,人的有意识的选择,他的道德和审美理想——最终都要被进一步的进步所撤除。

“祛魅”后的自然成为僵死、无生命力的“空洞

实在”,光和颜色没有任何隐喻性的意义,仅仅是一种电磁波,美也悄然遁迹。这意味着,世界的神秘之美被消解了,人们不再相信规定自己生活的内在意义和规范价值,“不仅在‘自然界’,而且在整个世界,经验都不再占有任何真正重要的地位。因而,宇宙的目的、价值、理想和可能性都不重要,也没有什么自由、创造性或神性。不存在规范甚至真理,一切最终都是毫无意义的”。用普罗长的话说就是,“对于人来说,不存在任何终极意义”。世界变得荒漠化了,留下的只有“空洞的存在”。

这种“荒漠化”和“祛魅”的结果就是物质主义的横行和虚无主义的弥漫。“不求天长地久,只求一时拥有”。“我死之后哪管他洪水滔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理论描述今天又一次成为现实。这被看做是“每个资本家和资本家国家的口号”。毫无疑问,对于“西方年青人中日益增长的生活无意义感甚至荒谬感”的蔓延,这种科学还原主义和现代机械世界观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现代机械世界观显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

现代性的危机或者说现代文明的危机不仅表征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信仰危机、道德(下转第2版)

征稿啓示

《世界文化論壇》由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美國)主辦。面向兩岸三地及美國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增進世界和平和人類共同福祉。

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那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那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歡迎兩岸三地、美國及世界各地的華人踴躍投稿。稿件最好控制在1500字內,潤筆費千字10-20美元。電子稿件地址:ipdclaremont@yahoo.com 網址:www.postmodernchina.org

《世界文化論壇》報學術委員會

(以姓氏筆劃為序)

丁子江 任平 成長春 劉孝廷 劉笑敢 刘全华 曲躍厚
李晨陽 李惠斌 陳俊偉 吳國盛 陳榮灼 楊富斌 金惠敏
歐陽康 俞懿嫻 顧林玉 鞠實凡 安乐哲 温恒福 张修玉

《世界文化論壇》報

主編:樊美筠

編委:王治河 王蓉蓉 朱易 倪培民

謝文郁 曾慶華 黃勇 馮毅 李银铃

顧問:葉秀山 叶朗 朱德生 周桂钿 乐黛云

生态文明的希望在黑土地（下）
——一个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

王治河 高凯歌 韩秋红

3、大力发展“情义经济”

所谓“情义经济”，是指以满足人的情感需求为旨归的经济。它是一种以解决他者的困惑，满足他者的需求，成就他者的生命和帮助他者达致心中的梦想为目的经济。情义经济当然也要赚钱，但这个钱要赚的让人满意，让人高兴，让人心情舒畅，让人获得高附加值。它是通过提供暖心的服务，给别人爱和成全别人获利的。获利本身不是目的，帮助他人成长，成全他人的生命才是目的。在这个过程中，商家与顾客成为生命共同体和经济共同体。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阳光经济。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情义经济”的哲学基础是共情主义，这是一种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将心比心情怀，就是将他人的感受视为自身的感受，一种与他者感同身受，休戚与共的情感。这种共情主义也是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

而黑土地则具有共情主义生长的肥沃土壤。因为东北人以“重情厚义”和“讲义气”著称于世。肥沃的黑土地不仅盛产大豆高粱，而且盛产“雷锋”。一曲“东北人个个都是活雷锋”唱红神州大地，折射的既是对东北人的赞美，也是人们对人间情义的热望。而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恰恰就蕴含着现代社会最为稀缺的东西——情义和最为宝贵的品质——诚信。信任是人与人之间交往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它在本质上是一种依赖关系。现代经济社会中充斥着竞争和掠夺，信任这种最基本的诉求已经成为了了一种奢望，因此，危机的爆发也就不足为奇了。“38元的青岛虾”之所以引起举国公愤，不仅是因为黑心商人贪得无厌，而是因为此事发生在山东这个以生性质朴热情好客著称的地方。由“热情好客”堕落成“狼心宰客”，这个落差实在太大了，人们接受不了，因此才愤怒。

在世风日下的今天，黑土地完全可以充分依托自

己的道德高地，利用自己“重情厚义”的传统以及人与人之间依然保有的宝贵大信，大力发展这种“情义经济”。虽说情义无价，但情义却可转化成巨大的生产力。正如《大学》所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比如，除了大力发展被习总书记充分肯定的林下经济，我们还可以在林场办各式各样的天然氧吧和疗养院，那些成千上万睡不着觉的“城里人”，成千上万的焦虑、忧郁症患者将会发现林海雪原的泉音松涛鸟鸣将是绝佳的催眠曲，东北人宽阔温暖的胸怀和爽朗的笑声将是舒缓焦虑和忧郁的良药。

我们也可以跨界经营，在农家小院办整容院，办牙科诊所。既然美国人能不远万里前往墨西哥的一些小镇看牙，如果我们能心存感恩，那么就不会无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这种感恩之行将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人对自然粗暴的帝国主义态度。

（4）厚道农业是多元的，无论是耕作方式、经营方式还是管理模式，厚道农业都推崇多元化，东北黑土地退化的原因之一就是种植制度不合理，由于长时间地种植单一作物，使得原有的轮作体系遭到破坏，导致土壤养分单一消耗，黑土流失，所以，混合种植、轮作套种等多元耕作方式将对抵制土壤退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5）厚道农业是感恩的，它时刻提示我们，正是大自然给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土壤，空气等，因此我们应该感恩并善待它。如果我们能心存感恩，那么就不会无度地向大自然索取，这种感恩之行将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人对自然粗暴的帝国主义态度。

（6）厚道农业“以小为美”，有机马克思主义推崇“地方共同体”，倡导发展地方经济，所谓“小”，是与地方经济相联系的，只有本土的才是稳定的，才是根本的，但是厚道农业虽然钟情于小型农场，也不排斥大农场，主张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同时，厚道农业特别强调科技在农业中的运用应以不违反土地的自然力为原则。由此可见，厚道农业所说的“小”，

劳动工资更多的价值来榨取剩余价值。

马克思的思想并不支持以社会主义的名义破坏市场。既然市场以价值的互惠交换为基础，那么它们仅仅是加速产品和服务的分配的一种方式。

因此，当不是商品（即不是人类生产的）的物品被作为商品来交换时，有关交换的问题就产生了。最重要的伪商品是土地（包括所有自然资源）。当土地被作为商品时，整个交换系统被扭曲了。然而，这一扭曲并不明显，因此大多数观察者并没能觉察到。根本的问题是，当土地被囤积（持有不是为了使用），它阻止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潜在活动。像电脑或小麦这样的商品很少被囤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它的价值也会消失，并且其他商品可以被制造出来代替缺失的商品。但如果土地，特别是处在战略性位置的城市土地被囤积起来，它无法被取代。结果是生产减少，失业增加，整个经济变遭。

在流畅的经济交易中出现这种障碍是因为土地的拥有者违背了互惠原则。这是如何可能的？最初，土地的持有者为土地向某人支付一定的钱。（即使是在中国，买一份70年的租约几乎跟买地相同）这是一种等价交换。表面看来，这完全是互惠的。

为了理解地主如何违背了互惠原则，我们需要作两件事情：（1）认识到所有的土地最初都属于社会；（2）将土地的价值视为一系列看不见的基础服务，而不是一种价值总额（销售价格）。如果你将土地视为一个物品或者固定不变的对象，看起来最初支付的款项足以满足互惠。但如果将土地视为一系列的服务，那么，互惠原则要求社会每年补偿它的损失，而不是过去的一次性补偿。如果向地主征收一定金额的钱，他们将每年支付与土地服务价值相等的费用。

“物产费”或“社会补偿费”会通过创造暂时的权力去持有和管理自然资源来恢复互惠原则。这就相当于由于使用自然资源而支付年度的租金给社会。就土地来说，中国可以通过简单地改一次性预先支付为按照当前价值按年度支付来实现这一过渡。

许多其他的服务也需要同样的年度支付，比如有关清洁的空气或水的服务。污染者由于自然服务的损失而每年亏欠社会。一次性的污染支付或者碳排放的“限量和贸易”（Cap and trade）体系不能实现互惠。

从实践上看，通过出租自然资源来恢复互惠将使整个经济受益。如果地主一年不使用土地，社会就总是丧失服务——一些人原本可以被雇佣、一些价值原本可以被创造。地主也面临损失，但只是丧失潜在的收益，而不是现有收益的直接损失。因此，地主甚至没能看到闲置土地的成本。物产费使地主掏现金，这使得成本极为明显。为了获得足够的收益来支付费用，地主会有效地利用土地。这样，物产费打破了经济中由于丧失互惠而引起的阻塞。

平等的美德

和谐社会的第三个原则或美德是平等。极端的平等意味着一些人完全依赖于他人。他们从来都没有机会发展他们的自然禀赋。在这种情况下，在等级制社会达到的和谐仅仅建立在秩序、而不是多样性之上。因此，这是一种低层次的和谐。而我们的目标总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和谐。因此，和谐的经济必须建立在平等之上。

由于多样性、竞争和互惠都是复杂的和谐（Complex harmony）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和谐经济中建立的平等，其形式不能仅仅是千篇一律。不能有要求每个人都与团体的标准相一致这种“铁饭碗”（Iron rice bowl）标准的平等。

相反，和谐经济中的平等必须是机会的平等。换句话说，当每个人都有同等的机会通过努力和创造力来实现成功时，和谐就出现了。但这必须是一套有意义的机会，其产生的结果相对平等。由于机会的平等无法被直接衡量，检验的唯一方法是间接性的，通过各种有关健康、教育和生活满意度的指标来判断结果。社会指数明显悬殊通常表明一个社会的机会没有被均衡地分配。

先前对互惠的讨论已经我们将我们推向了平等机会的更深刻的理解。囤积自然机会阻碍互惠的美德，但它也妨碍了收入、健康、幸福和其他福利的平等。因此，一种开放了自然机会的政策也将对平等和由它产生的和谐产生深远影响。

自然机会（或者战略性区域，它们是同一个事物）如何与平等问题相关联？这一问题在城市背景下比较复杂，让我们先考察一个明显的农村实例来说明情况。在拉丁美洲，土地最初根据当时的政治体制所界定的“需要”为基础来分配。大的地主，他的每头牲畜“需要”50公顷的土地。结果，在巴西，时至今日，45%可耕种的土地归1%的人所有，

实际上是一种生态、稳定、可持续的代名词。

由于有机马克思主义以实现自然、人类与社会的和谐共荣为使命，因此厚道农业则是以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为旨归，把构建地球上一切动在的“共同福祉”作为农业发展的第一要义，将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和共同发展作为推动厚道农业发展的根本内容。

通过对有机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厚道农业的描述，一些人则会提出质疑，这是不是要让农民回到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去，回归前现代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是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厚道农业最典型的“误读”。厚道农业并不是对传统农业的迷恋和复古，而是一种损益。同时，后现代农业也借助现代科技的成果，来克服传统农业的局限性和不足。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厚道农业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对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的有机整合，进而形成了一个多元共存的有机体。黑土地以其广袤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壤资源优势则应当仁不让地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厚道农业之路，若厚道农业可以实现，则生态文明即为可能，黑土地就会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5、走厚道城市化之路

黑土地以农业生产为主，农村仍然拥有着大量的土地，但西式现代城市化的风暴已经来临，农村在现代城市化的严重打击下已经日益消褪。人们被告知，“城市化是世界的趋势，是人类的趋势。人类早早晚晚，不管是哪里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文化或宗教，只要你经济发展，只要你想发展，最终都走上了城市化的道路。”

然而，不论是在世界上的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量事实表明，现代城市化并非像它鼓吹的那么美好，在美丽的光环下面，它其实早已（下转第3版）

（上接第1版）危机，更体现在触目惊心的生态危机。按照世界生态学家柏励斯的警告，我们正在面对地球生命系统的崩溃。其规模和严重性，在地球上只有6700万年前中生代结束和我们现在的新生代开始时恐龙和其他无数物种的灭绝这样的大事件才可以与之相比。中国虽是后发达国家，但在生态问题上，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比西方发达国家“更早地”实现了现代化。柴静的《穹顶之下》所揭示的雾霾只是污染现象中可见的冰山一角。比雾霾更严重的往往是人们所忽略的水的污染。资料表明，在中国70%多的河流与湖泊已然受到污染。被誉为“20世纪最有洞见者”的克里福先生也警告说：“一次足以摧毁文明的世界危机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威胁。事实上，它已经悬在我们的头顶”。著名《崩溃》一书的作者戴蒙德也有意用“崩溃”一词点出了人类生存危机的严峻性。换言之，人类正面临着“彻底完蛋”的命运。

人类要想走出危机，要想规避“彻底完蛋”的命运，就必须进行彻底反思，反思自己的思维方式、发展模式 and 生活方式。这就需要真正哲学的出场。用怀特海的话说，“哲学此刻应该来发挥它最终的作用了。它应该探寻那种洞察力（虽然尚且是朦胧的），以使得在急于动物享乐之外的价值的物种避免彻底完蛋的命运”。怀特海写这些话是在1932年，在核武器发明之前，那时他就感觉到，当时的文明发展轨道就很可能导致人类的“彻底完蛋”。（《复魅》，第381页。）

要反思人类的思维方式就要对长期统治现代中心思维的科学与还原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反思和破除，就要进行新的理论建构。过程哲学用来挑战科学与还原主义、机械唯物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武器是“广义经验论”或曰“万物有情论”。所谓“广义经验论”或“万物有情论”是这样一种学说，它认为宇宙是情感的海洋，“感受”（Feeling/prehension）贯穿于整个世界之中，存在于自然界的万事万物之中，因为构成自然的基本单位是有经验的、有情感的、自主的、创造性的动在。尽管所有的动在都受到先前动在的影响，但是每一个动在并非完全由过去决定的，每一个动在至少都体现了某种自我决定或自我创造的性质，从而对未来施加某种创造性的影响。

广义经验论与贝克莱式的主观唯心主义无缘，因为广义经验论所说的“感觉”（Feeling）不是基于人的感觉基础上的，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领悟和把握事物的方式，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事物之间彼此互动的方式。

为了与人们习惯认为的主观性的“经验”区分开来，怀特海特意造了一个新概念“Prehension”。汉语学有将之译成“摄入”，有将之译成“感受”，还有译成“感受”的。日本学者田中裕则译成“握抱”其实笔者觉得该概念或许更接近中国《易经》中的“感通”概念。这意味着在广义经验论那里，相信存在着某种“非意识的感知”，就是所谓前感觉的，前语言的，前意识的感知或知觉，凭借着它们，人类得以直接把握或领悟外在的世界。

显然，广义经验论这种视自然为有经验的观点与机械世界观将自然的基本单位视为无经验的“空洞存在”的观点大相径庭。在格里芬看来，其实机械唯物主义的“空洞存在”概念也是一种推测，一种假设，也是思辨的产物。因为在现实中我们并未直接经验到任何动在是没有经验的。

如果一味坚持世界的基本单位是空洞实际物的观点，就无法解释“世界的最根本的秩序是如何出现的”。其结果只能走超自然主义的老路，诉之于神，认为该秩序是超自然的神从外部强加的。同样，如果象哈贝马斯那样一味坚持认为，“自然不含有那么一点主观性和自我决定”，则无法解释人的主观自由出自何处。

广义经验论的一个重大理论贡献是从根本上克服了主客二元论，心物二元论，消除了现代思想家在人类与自然之间人为设置的鸿沟。这意味

着，大自然既是客体也是主体。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自己的身体是自然的部分，我们自己的意识经验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尽管人的经验是一桩特别高级的事件，但它也不应被视为另类于其它自然事件。这也就从根本上颠覆了人类中心主义。

与此相联系，与机械唯物主义者把世界理解为空洞的荒漠性的存在相左，过程哲学强调自然中存在着价值、目的、创造性与神性，世界上所有事物都有某种目的性，是自然界目标定向、自我维持和自我创造的表现。因此之故，过程哲学“把世界理解为价值实现之地”。在过程哲学家看来，世界因为实现内在价值的缘故而有秩序。如果自然的基本单位被设想成是空洞实际物，意思是没有内在价值的，那么我们就不能理解，具有内在价值的事物是如何出现的——除非设想某种超自然的介入。（《复魅》，第136页）

由于打通了二元论设置的人与自然的高墙，逐使人类获得了“普遍的存在感”，用怀特海的说法，“即感到自己作为它物中的一员，存在于一个有效验的实际世界”（《复魅》，第155页）。这其实是中国“天人合一”观念的另类表达。也就是说，格里芬等过程哲学家把自然万物看做是有感情，有目的的能够进行自组织活动的存在。这意味着自然万物与我们的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这是一种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血肉相连的内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自然万物是我们的血亲。因此我们对他们应该有一种感情上的关怀。

这无疑是对强调人在生态系统中的绝对优越地位的人类中心主义的颠覆，从而也为生态环保提供了哲学支撑。因为它帮我们回答了“我们为什么要关爱他者”这一重大理论问题。

过程哲学强调每一个事物都是独特的，都蕴涵着经验，既是客体同时也是主体，因此都有其内在价值，都有其尊严。整个自然生态系统自有其内在价值与尊严。我们应该学会尊重她，感激她，欣赏它。大自然的存在并非只是为了供我们所用，它有自身独特的价值，自身的璀璨，自身的美。对她，我们应心存敬畏，心存感恩。

由于在过程哲学或有机哲学中，关系是作为宇宙本质性的东西被看待的，一切存在都是关系性的存在，任何“动在”都是“互在”，万物一体，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离开他者，自我无法存在，因此，人类对其他家养的和野生的动物植物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我们必须“贵无旁贷地关心他者”。因为呵护他者，就是呵护我们自己，伤害他者就是伤害我们自己，保护他者就是保护我们自己。过程哲学通过这种方式倡导一种共情主义的情怀，引领我们走出“自我”和“自我”的小世界，旨在扩大我们的爱，拓宽我们的爱，它令我们的爱扩展到他人，拓展到他人，拓展到大自然的万事万物。

怀特海据此批评现代世界由于科学与还原主义和机械唯物主义的误导，产生了一大批“善良而无广泛同情心之人”，他们的“道德上的端正很象恶，它同恶的区别微乎其微”。而在过程哲学家那里，真正的善包括广泛的同情。完美的善则囊括一切的同情。用格里芬的话来说，真正拥有博大之爱的人，其行为会自然地以增进所有他者的幸福为目的，只要我们的同情拓宽了，能真正地以他人的感受来进行感受，我们的关注就会扩展到他人，扩展到世间万事万物。从而将我们内心狭隘的爱转变成“包容一切的爱”。

在格里芬看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把宗教定义为“对世界的忠诚”，其中人的精神已将“自己个体的要求与客观宇宙的要求结合在一起”。自然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投身于于己于公共的利益，献身于共同的福祉。在怀特海眼里，宗教“它最终的目标是要扩展个体的关注，使之超越它那自欺的特殊性”，从而融入普遍，走向永恒。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这无异于中国古代哲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境界的另类表达。

而大地主们近90%的耕地被抛荒。由于如此多的土地被闲置，数百万无地的人们搬到边境（亚马逊河及附近地区）去垦荒。巴西囤积优良的土地和广大人民的贫穷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

这一原理在城市中也是如此，但不那么明显，因为没有国家拥有根据土地价值来统计的有关城市土地拥有者情况的数据。因此，美国占人口约5%的人拥有或控制城市70-80%的实有资产。许多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是如此，可能包括中国。正如巴西的耕地的情况一样，这些地方的大部分城市土地被闲置。结果是数百万城市工人没有所需的工作岗位，并且，如果所有的城市用地都被投入产生，工人们领到的工资将更低。

大多数人认为，城市的土地所有制在现代经济中起主要作用是不大可能的。他们倾向于关注金融财富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钱有流动性可流通性，而土地没有。但土地是银行贷款的一种主要抵押品。那些囤积战略性区域的人们同时也是那些控制银行和金融体系的人。银行是这一关系的可见方面；土地所有权是不可见的方面。掌握战略性区域使人或公司能够借钱，借来的钱可以用来控制其他的战略场所等等。因为通过拥有土地（经济租金）而得到的钱是一种社会创造的（Socially-created）价值，一个有野心的地主能够运用他人的生产力来建议一个战略区域的帝国。通过借钱这一杠杆，一些人百万富翁变成亿万富翁。在一个城市中，当5%的人口控制了80%的实有资产和金融财富时，只有20%留给其他人。以这种方式，巨大财富创造更大的财富，贫穷孕育贫穷。在这种情况下，和谐是不可能的。

结论

通往和谐经济的道路充满着悖论。如果不是如此，伟大的领袖们可能早就创建了一个和谐的社会和和谐的经济。试图直接创建一种和谐经济是要失败的。只有当实践和政策允许和谐兴旺发展时，才能实现他们的目标。

因此，和谐的第一原则是鼓励开放的竞争，以便创造合作。开放的竞争不是冲突，它也并不导致一个胜者全拿（Winner-take-all）的社会。它只是力求卓越。这一原则在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中得以很好地建立。但这还不够。和谐要求采取措施来限制封闭的单键的范围。一种方法是向垄断行业征税。

和谐的第二原则是通过清除市场经济中，运用囤积战略性区域来主宰市场这一障碍来创造互惠。我们习惯于认为市场包含了容许贫富差距拉大的特性，但这不是市场的本质特性。事实上，只有当这些障碍被清除了，市场才能很好地运作。在中国，纠正的方法相对简单：将土地租赁体系建立在年度支付的基础上，与变化着的市场价值保持同一。这一纠正方法使个体地主和社会处于互惠的关系。总的来说，实现和谐经济的关键是将互惠原则扩展到土地和资源领域，它会把市场竞争的压力引入到当前的垄断行业之中。

和谐第三个原则是平等，它是发展和和谐经济的关键。社会主义总是强调这一原则，但通常是通过将一致性和单一性强加于社会。那种促进复杂的和谐的平等是机会的平等，它容许差异和结果的大致平等。经济学家通常只关注雇佣机会的平等，但我认为，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从自然资源中获益的平等机会。根据市场价值来征收持有土地的费用，通过阻止战略性区域的持有者使用他们的杠杆获取进一步的收益，这创建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Level playing field）（即机会的平等）。

运用控制工具，经过数年或者几十年，平静的或静态的这种简单的和谐相对容易实现。但最终，控制会失败，因为控制制造了它自身的阻力。持久的和谐要求远远复杂得多的和谐。我已经提议，我们应当在三种美德——竞争、互惠和平等——之内寻找复杂的和谐的因素。由于复杂的和谐需要许多竞争性价值的满足，似乎它的实现只能是通过培育一个多元的体系，但这个体系不容许一些人获得与别人不平等的优势。

*作者克里福·柯布（Clifford Cobb）系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杂志》主编。

他是西方世界绿色GDP概念的最早提出者之一。2004年与《寂静的春天》作者并列入选并被评为“20世纪最有洞见的思想家”之一。

**译者柯进华博士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讲师。

美国堪萨斯土地研究院探访记

中国农业大学 胡跃高 教授

2015年6月初，通过第九届国际生态文明大会上美国堪萨斯土地研究院（The Land Institute）院长杰克逊的演讲，萌生访问的强烈愿望。经柯布博士与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的帮助，终于借在加州克莱蒙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访学期间，于2016年1月底成行。

我们的飞机于傍晚7：54分按时到达堪萨斯维奇达（Wichita）机场。在机场见到前来接机的土地研究院的育种家王书文博士。王博士2010年到土地研究所工作，目前负责小麦远缘杂交育种工作。

堪萨斯州是美国最大的雨养型冬小麦产地，平均亩产量为150公斤左右，也是向日葵之州。此外，高粱也为重要作物，肉牛牧场分布很多。萨利纳位于堪萨斯中部，有5万人，地处美国东西气候过渡带，降雨量约800mm，由此向西降雨量开始明显减少。全美最大的比萨饼生产基地就落脚该市，每天生产的产品从这里运往美国多地。萨利纳位于堪萨斯中部，有5万人，地处美国东西气候过渡带，降雨量约800mm，由此向西降雨量开始明显减少。全美最大的比萨饼生产基地就落脚该市，每天生产的产品从这里运往美国多地。土地研究所就分布在该市东部郊区。研究院是私立研究机构，创始人便是杰克逊，他于1976年在自家农场上地上创建，逐步发展起来。

1月24日上午9点，杰克逊来到我们的住地。先生今年已经81岁，身材高大，精神矍铄，看起来就像60岁的样子。他知道我在编写《农业原理》一书，上午特意安排了市情考察。萨莉娜南区在冷战时期原为空军基地，后开发为工业区。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比萨饼生产企业区，大型企业粮库。然后考察Smoky Hill农业区域，原意可翻译为烟雾岭，意思是当地炊烟袅袅。在那里见到了多处废弃的小粮仓。我们在Hadville、Brockville两个小镇分别停留下来，见到大量旧时的农机具散乱地堆放在地头，或破旧的房舍周边。杰克逊介绍，当地农业在二战结束后，开始迅速走向工业化。在那之后，农民一批批离开乡村，搬到了废弃的军营附近及其它市区，农村衰落了。他指着旧建筑物介绍，这里曾经是农机修理站，那里曾经是银行，还有百货商店，是往日的乡村中心。现在只是还倔强地站在那里。这就是工业化农业在美国核心农业区域发生的故事！因为杰克逊祖辈是农民，他本人见证了整个过程，一切都印在了心里。我们感到了他忧虑的心情。

路上偶遇一个细毛羊牧场，围栏中约有400只左右的绵羊，其中还有3头驴混群在一起。我惊问其故。杰克逊说是为了防止羊群受郊狼伤害。因为驴不喜欢狼伤害绵羊，牠的后蹄是有力的武器。郊狼领教过牠的厉害，自然退避三舍。绵羊不是美洲原产家畜，驴最早在中东完成驯化，我不曾听说欧洲、亚洲有此生产方式。这或许可能是欧洲人到达美洲后，创新的放牧生产方式，充满了智慧。

1月25日上午，安排进行学术讨论，由土地研究院介绍研究进展。项目研究主任Tim Crews介绍了多年生农业（Perennial agriculture）基本背景，

及农田系统首蓆与Kernza（粮食型中间偃麦草选育品系）间作栽培试验研究；王书文介绍了多年生小麦育种项目采用冬小麦与中间偃麦草杂交，使杂种后代获得多年生性状。筛选到12F620株系表现较好，研究在苗期越冬甲基化敏感记忆问题上取得进展。另外提到近期采用冬性硬粒小麦与中间偃麦草杂交取得新进展；李德哈恩（Lee Dehaan）负责粮食型中间偃麦草选育项目，介绍了Kernza品系选育进展。因为负责多年生高粱育种种的Stan Cox与负责多年生油料作物的David Van Tassel在外地工作，博士后Kathryn Turner主要介绍了多年生油料作物Silphium的研究进展，及抗病性方面的工作；另一位博士后Pheonah Nabukalu介绍了多年生高粱的研究进展。报告同时提到了云南农科院负责的多年生水稻协作项目。

下午的安排是参观实验室、试验温室、材料保存库（因为有龙卷风，材料保存库设施建设在地下）、实验材料预加工处理设备、试验地、试验农场及相关仪器机械设施。一一进行了现场介绍。利用剩余间隙，我专门就几个问题在杰克逊的办公室进行了讨论与请教。

1月26日上午，我就近期的研究与学习思考，在土地研究所作了《认识农业的方法》的介绍，就农业、农业安全、文明与农业发展原理部分做了介绍，除去在报告中不时交流讨论外，后又分别交换了意见。在离开土地研究所之前，杰克逊还带我们参观了他与一位德裔钢铁商人合作牧养的美洲野牛农场与他养殖北非牛的小农场。在美国原先曾有5、6千万头野牛，杰克逊估计现在北美有50万头左右，他的农场有30头。野牛仍未驯化，脾气暴躁，新引进的公牛就曾经把群里所有的公牛、甚至公牛犊全部顶死。饲养野牛的目的之一是肉用。杰克逊农场的北非牛系从西班牙引进，这种牛自理能力强，很少有病，牛角外展，毛色花斑，看上去精干、矫健、利落。杰克逊说：“我欣赏牠们的美！”

概括起来，这次短期考察访问有几个方面的认识与收获。

土地研究院的创立与发展是一个奇迹

我曾问过杰克逊，在40年前的1976年，那时他刚刚40岁，在加州州立大学研究教授岗位上工作了5年之久，毅然决定辞职，回到自己只有3英亩的农场，然后从亲友处筹集到了有限的资金，创办土地研究院，他的动力是什么？他思考些许说：“我是农民家庭出身，本科时学习生物学，硕士专业为植物学，博士专业是遗传学。在学习与生活中了解到，全球土壤侵蚀问题、化石能源问题、化学污染问题、工业化农业与乡村衰落问题，还有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等等严峻形势，而导致这些问题的原因，部分是工业化农业的结果，部分则不完全是。考察对比自然系统，多年生草地、灌丛、森林不会发生土壤侵蚀。我推断是近

10000年以来，人类从事一年生作物栽培的结果，工业化不过是放大了年生作物的负面影响。我们的对策应该是在多年生植物中寻找并培育作物。如此大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在如今的大学系统中青年人不喜欢冒险，难以依靠；另外，因探索周期太长，国家与企业也不可能立项资助。既然我已经认识到了这一问题难度，我就考虑应该尽早动手探索解决之路。”

他回家后，做了一个50年到100年的发展计划。然后，写文章、写书，介绍自己的认识，利用机会到大学、到社会作报告、演讲。1976年研究所确定了研究多年生谷物和油料作物的方向。杰克逊说，开始时，并没有得到生态学家、生物学家的多少支持，到有部分大学毕业生先后来到农场，与他一同进行实践探索。1980年杰克逊出版《农业的新报》一书，得到了美国著名乡村诗人、作家温德尔·贝瑞（Wendell Berry）作序支持。这本书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我在克莱蒙时柯布先生、弗洛伊德博格先生都曾经提到过该书。但是研究院的发展，依然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

一直到了杰克逊64岁，研究院建院24年后，情况开始出现重要转机。通过杰克逊长期坚持不懈的演讲宣传，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现代农业的缺陷，赞同他解决问题的方向和途径，基金会和个人捐款逐渐增加。研究所决定正式组建多年生作物育种和农业生态研究项目，将理念更多地付诸于实践。范塔索（David Van Tassel）、考克斯（Stan Cox）、李德哈恩（Lee DeHaan）博士先后加盟。在招聘项目科学家的时候，首先看重的素质是志趣相投。德哈恩的经历最有代表性：早年有一个密尼苏达州的农民，听了杰克逊的报告，回到家里给家人讲他非常认同杰克逊的观点，经常念叨，他12岁的儿子，李德哈恩受此影响，对研究培育多年生作物产生了浓厚兴趣。李在大学期间选择了农学专业，之后一获得博士学位，便来到土地研究所工作。这是两代人之间的结合，也是科学理想与现代生物技术的结合。这一年是2000年。

育种项目开始阶段非常艰难，高产多年生谷类和油料作物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很多人认为选育高产多年生作物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通过广泛引进评价多年生生物种和远缘杂交后代，研究所确定了直接驯化和远缘杂交的育种方向，发现问题，一步一步地解决问题，由小到大，终于在多年生作物育种领域做出了世界性的影响。随着2001年格罗沃（Jerry Glover）、2004年辛迪考克斯（Cindy Cox）、2010年王书文、2012年克鲁兹（Tim Crews）博士的到来，研究所进入了全面系统发展的新阶段。在我们访问的时候，研究所正在招聘豆科多年生育种项目，明年还将要组建一个植物保护生态方面的项目。

（下转第4版）

有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生态文明(下)

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 菲利普·克莱顿 教授（Philip Clayton,Ph.D）

三、有机马克思主义的宣言

生态文明既是一种理论，又是一种实践，它对于政府政策、组织机构和社会规划都有着现实性的意义。这些实践一方面植根于有机哲学，另一方面也存在于马克思主义在阶级和资本的动力分析之中。

生态思维。根据生态思维，现实是由互在的事件所构成，而非单个的、孤立的实体的集合。这些事件作为一个整体，是所有生物和自然的生命，都有其特定的内在价值。因此，我们必须把他者当作目的，而不仅仅只是一种手段。真正的价值存在于每一个事件和每一种有机联系之中，而非那些外在因素，如这些产品有什么用或在自由市场可以挣多少钱等。

按照生态思维，生物都是由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它们所处的生态和社会系统构成。在这些系统中，每个参与者都有着自身不可忽视的目的，甚至连我们的个性特征也是通过这些共同体的相互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深刻地影响了每一共同体的性质，进而也影响了共同体中成员们的生活。在这个意义上，生态系统的研究融合了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思想，正如物理学中的原子论与自由个人主义的融合一样。

宇宙不只是通过自然规律而盲目地伸展，所有事物都有其内在价值，并都在不断寻求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对于生物来说，这种驱动表现为追求生存和成长的竞争。对于人类，这一驱动则表现地更为复杂：对美的渴望、对死亡的恐惧、对生命意义的追寻、对爱的探求。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人类变得包容且富有责任，与他者分享我们自身所愿求的东西，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同样，人类不仅要对自己的利益负责，而且要对其他物种的内在价值和相关利益负责。

有机马克思主义宣言中的核心内容包含了三个重要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正义并不公正；“自由市场”并不自由；穷人将是生态灾难的最大受害者。正因为认识到这些事实的存在，

有机马克思主义呼吁全球性的领导者能够根据生态社会主义原则重建人类文明。

（1）资本主义的正义并不公正。在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正义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写道“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一著名论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是基于社会理解的正义。相比之下，资本主义正义论中的“按意愿劳动，按市场分配”也就是说，每个人决定把自己的时间、金钱以及工作强度投资在市场任何地方，无论结局怎样，市场之后是否酬偿了你的投资，都是公正的，正所谓愿赌服输。

作为有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指责这种资本主义的正义观，这种正义观既给工人以不公平的待遇，又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灾难。现在我们知道，地球本身已不能维持资本主义制度对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所提供的支出，也不能维持他们用财富所购买的大量奢侈品和过度浪费的生活方式。和马克思一致的，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一个资源和谐分配的体系，这个分配体系满足的是人类生存之所需，而非人类无限的欲望。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富人不会慷慨地把他们的财富重新分配给穷人。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文化中，当最富有的人能够收获高额利润，同时可以决定如何消费自己财富的时候，他们都会选择奢侈放逸的生活方式和过度的个人消费。只有后现代和社会主义的社会秩序能够限制这些纵欲的行为。

（2）“自由市场”并不自由。“资本主义之父”亚当·斯密认为市场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的最佳和最道德的方式。根据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描述，政府不能以任何方式干预市场。斯密甚至用上帝来隐喻来证明：市场是对善良之人最好的奖励和对懒惰之人的惩罚，就仿佛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来引导着资本主义社会。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亚当·斯密的学说后来被称为“自由市场”的学说。因此，一代又一代人都把人性的

“自由”和人类所关心的最基本的人的自由，同所谓财富积累的自由相混淆。

2014年在全球发生的巨大变动有力地证明了亚当·斯密是错的。资本主义已经创造了一个巨大的下层阶级，他们不断工作却从未获得应有的财富和安慰。那些拥有经济实力并无限制追求财富的一部分人使得世界上大约一半人口（超过三十亿人）每天的生活消费不足2.50美元。美国最富有的400个家庭所拥有的财富比生活在社会底层的1.55亿美国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和还要多很多。证据是压倒性的，最富裕的国家已经设计好了可以为其带来利益最大化的世界经济体系。这不是一个“自由”市场，它实际上是一个奴役着全球日益增长的贫困阶层的市场。是时候起来反抗，让市场担任仆人的角色，而非继续让它充当人类的主人。从今以后，我们期望市场处于从属地位，而把地球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动“共同福祉”目标的实现。

（3）穷人将是生态灾难的最大受害者。我们迫切需要采取行动加以干涉，否则气候变化将会给世界上最贫穷的公民和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动物物种带来无尽的灾难。

在《共产党宣言》中，卡尔·马克思写道，工人“除了他们的锁链，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并呼吁他们“团结”起来！正如过去165年中社会主义历史所显示的那样，马克思所呼吁的行动并不是没有得到响应。但是，马克思的呼吁本身直到现在仍是不充分的。当权者进行着物质享受，并摆弄着科技所提供的玩具。相比之下，尽管穷人数量众多，但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相应的文化水平去推翻不公正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跨国公司已经能够不受任何限制地影响着政府和世界的领导人，并阻碍着改革的推行。除非地球上的一些东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否则解开全球资本主义的极端控制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重大的变动正在地球上发生。科学家们也认为气候破坏的灾难正在变地越来越严重，社会和经济体

系同样也正在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许多体系即将崩溃，随之而来的便是建立在这些体系之上的政府的崩溃，未来将会“一切照旧”。

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选择建立一切经济利益基础之上的“共同福祉”就意味着实现了蕴含着有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政府是时候应该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非仅仅代表富人的私利了。同时，政府也应该制定跨国协议来限制跨国公司的权力，并允许人们在可持续发展中的“常态”经济学的基础上重建我们的社会。

人类面临着两个选择：我们从现在开始去做，就可以远离“对于地球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富人去支配他们自己的利益”这一虚构的信条。或者，我们可以一直等到资本主义文明崩溃的那一天，进而再开创一个“共同福祉”的新时代。现在，而不是以后，我们是时候开始行动了！

四、结论

生态学和马克思主义时刻都在提醒着我们去思考我们所归属的和赖以生存的更为广阔的生活空间。生态学家所研究的是维持生命的活动如何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中和谐地运作下去。社会的可持续性也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平衡网络。社会主义是旨在培育和保持这种平衡的哲学。

通过将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相结合，从而总结了过程—关系哲学的精髓。著名的过程哲学家柯布博士将其概括成10句话来描述这种新的世界观，并称之为“拯救地球的十个理念”：

- 1、现实是由相互联系的事件组成的。
- 2、“特在”是不断变化的。
- 3、神或道（被过程哲学理解为一种统一的特征）的目的是实现价值的最大化。
- 4、人具有独特的（但绝不是唯一的）价值和特有的责任。
- 5、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产生智慧。
- 6、经济发展的目的应该是生物

（上接第2版）经千疮百孔。

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看来，首先，现代城市蕴含着浓郁的西方色彩，是一种无根的、不义的城市化，因为它是建立在对农村的肆意剥削基础上的，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现代城市化的进程拉大了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制造了巨大的社会危机，造成了“空心村”、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是极其不厚道的。其次，西式现代城市是现代“划一思维”的产物，正是由于这种思维，中国的城市出现了“千城一面”的严重问题，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曾坦言，个性缺失是当前城市规划建设中的最大弊端。第三，现代城市是物本主义，是以物为中心的，城市建设的目的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物，为了消费，甚至是纯粹为了资本，为了GDP数字的增长，著名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空间思想家哈维将这种急速扩张的“城市化”与新帝国主义联系起来，认为它表征了“新帝国主义的空间扩张”，城市成为了人类的牢笼，人在城市空间里被异化为“非人”的存在，根本无法“享有家园感”。

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以乡村文明消亡为代价的城市化之路呢？显然，排斥和抛弃农村的现代城市化是无根的城市化，也是不可持续的。正如国家行政学院张孝德教授指出那样：今天的中国需要城镇化，但绝不能走西方方式的让乡村消亡的城镇化。柯布博士也曾明确表示：美国的主流城市化模式正是中国所要避免的，因为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城市化。

黑土地孕育了成千上万的形式正东北特色的淳朴乡屯，面对西式城市化的奔涌而来，要坚决杜绝重蹈西式城市化的老路，只有这样才能拯救黑土地上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因此寻求一种厚道城市化则势在必行。有机马克思主义所推重的厚道城市化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与城乡之间的和谐共生，它奉行以人为本，主张建设有机、有根、审美的厚道城市。

著名建设性后现代建筑学家、生态建筑之父保罗·索拉里设计的“线性瘦身城”，即“线性简约城”，可谓这种厚道城的雏形。与现代城市化追求摊大饼式的杂乱扩张相反，索拉里的“线性瘦身城”是高度整合和紧密结合的。“用更少的资源办更多事情”是索拉里的建城原则。城市类似于动脉的这一特点突出了简约性，即物流效率在使城市社区获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使自然和人类资源不必要的浪费最小化，比如交换物品过程中所浪费的时间。“城市必须与生命进化的指导原则相一致”这是索拉里的城市哲学。黑土地上的城市化应该充分汲取索拉里“线性瘦身城”的智慧。

没有任何城市是可以脱离农村而自行成长的，农村为城市提供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主张发展城乡共荣型的厚道城市化，为此积极引导社区支持型农业和城市田园运动。在有机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区支持型农业越发展，城市就繁荣，越有根，因而也就越可持续。因为社区支持型农业既是城市反哺农村，又是农村哺育城市、农业支持城市，是实现城乡和谐发展的一条绿色通道。

考虑到作为对现代快生活的反拨，慢生活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潮流，东三省可以结合自己的传统优势，特别是自己淡定的心态，大力推广慢生活理念，因地制宜建立各式各样的低碳环保的慢城，使黑土地在中国率先成为慢城运动的大本营，成为喜欢慢生活的人的乐园。

四、生态文明的希望在黑土地

站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及其拥趸的立场看，东北是“落后”的代名词，黑土地是令人“伤心之地”；然而站在有机马克思主义的视野看，黑土地却是一片人间、天上难寻的“神奇的土地”。站在即将过气的工业文明的角度看，黑土地充斥废物，危机重重；然而站在即将来临的生态文明的角度看，黑土地则布满宝藏，充满生机。

东北三省当然也不是完美的，目前也确实面临着发展的困境，许多方面（如等、靠、要的懒人思维等）确实需要变革。然而克服问题的办法和走出困境的路并非一定要向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设计的那样挤上经济增长的快车，向北上广看齐，向摊大饼的洛杉矶看齐，而是需要另辟蹊径，探索适合自己地情的发展道路。既然现代西式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带来了如此严重的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重蹈覆辙呢？既然华山并非一条路，我们为什么不能另辟蹊径呢？

要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要建设生态文明，首先要盘点自己的资产，也就是弄清自己的优势，树立起自信心，这方面有机马克思主义可以大显身手。

首先，黑土地拥有丰富的森林资源，保存了浓厚的原始气息，作为祖国的大粮仓，黑土地广袤的平原和肥沃的土壤给共和国的未来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其次，黑土地拥有道德高地，黑土地上的人民流淌着道德的血液，东北人民“重情厚义”，有着浓郁的集体主义传统和恪守诚信的优秀品格。从历史上看，东北地区在古代一直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大多以游牧民族为主，群居生活，只有建立在相互之间信任基础上集体主义，面临危险的时候才可以共同应对，转危为安，无论是鄂伦春族、赫哲族，还是满族等，这些民族浓厚的“重情”情结始终是难以割舍的。还有就是闯关东，齐鲁大地的周公姬旦推行宗法制，奉行亲亲上恩，自古以来就有重血缘、重亲情、重德育的渊源，山东人民的“重情”情结亦是十分浓厚。山东人闯关东的历史，历时300余年，分为5个时期。纵使每个时期闯关东的原因和性质不同，但大量山东人的涌入为关东地区带来的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同样，他们也把“重情”的情结带到了广袤的黑土地上，现今，在东北地区，祖籍山东人的比重占到了70%以上，由此便可见一斑了。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国有经济依然在黑土地上占据主导地位，这使得黑土地可以集中资源办大事，有效地避免社会资源的空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黑土地人民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60多年间，黑土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粮食支持，其所拥有的政治优势也正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条件。

如果说生态文明的希望在中国的话，那中国生态文明的希望就在黑土地。或者说，黑土地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最有可能实现生态文明的地方，它是一块生态文明的希望之地。（全文完）

圈的繁荣。

- 7、农业应该使土壤再生。
- 8、舒适的栖息地应该是对资源最低限度的需求。
- 9、大多数制造业应该是地方性的。
- 10、每一个共同体都应该是社区共同体的一部分。

生态文明不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和一套纯粹的理论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一直致力于超越抽象的辩论和并保持社会变革始终处于关注的中心位置，它倡导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以不同的认识结构具体化。但是，这些都是抽象概念，最深刻的现实就是过程本身。在生命过程中，人们每时每刻在共同体中所进行的才是最重要的，比如呼吸、关系、工作、思考、理解、给予、参与。抽象概念构成了美好的书籍，满怀着崇高的理想。但是，这些理

将静观带入你的生命中 (十四)

东南大学 孙志海 博士

当我意识到第一阶段的向内找的修炼方法并不能使我获得身心宁静之后，我就很快转入到向内找的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我不再在思想观念和行为的对与错上下工夫了，而是直接转向自己的内心，转向自己的身体感受和情绪感受，并从身体感受、情绪感受出发来解决思想观念问题。经过许多次的实践和反复体验，我发现我的所有情绪活动、身体不良感受的根源都在我大脑中的思想观念身上，由此掌握了向内找的新的技巧。从此，每当我发现自己心里有情绪活动时，就立即去体察自己的情绪，静观自己的观念（包括愿望），直到身心归于宁静。就这样我的整个意识活动的对象和方式就彻底改变了。首先，在这种意识活动中，我不仅不再到外部去寻找矛盾、困难发生的原因，也不认为是自己的错误的观念和和行为方式造成了矛盾、冲突和问题，而是认为所有的思想观念和和行为方式都会造成矛盾和冲突；但这些冲突并不是思想观念和和行为方式本身造成的，是我们对某个观念（包括愿望）的执著的态度造成的，即我们的执著才是矛盾、冲突或问题、困难的原因。比如，“我需要钱”这个观念本身并不会造成任何矛盾，只有当一个人执著于“我需要钱”这个观念

时，才会使人们陷入矛盾、冲突之中。一方面在大脑中这个观念会与其他人的其他观念发生冲突，也会与其他人的其他观念发生冲突，比如，与“我们并不需要钱”，“钱是邪恶的、庸俗的”或“我需要自由、我需要高尚的品格”等观念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当我们执著于这个观念后，就会在这个观念控制下人们到处找钱、赚钱、攒钱，在这个过程中与别人、社会发生各种现实的矛盾、冲突，从而使我们陷入社会矛盾之中。所以，我们发生矛盾、冲突的原因并不是观念本身，而是我们对观念执著的态度，当我们执著于一个观念，认为它是对的、好的、善的，或错的、恶的等时，尤其是当根据自己的这些判断进一步采取行动时，比如赞成或反对，维护或抗拒时，我们才会陷入到矛盾、冲突中。所谓执著的态度就是表现为我们会用它作为衡量对错、善恶、正邪的标准，我们会自动地维护它、传播它，或批评它、抗拒它，它会控制我们的喜怒哀乐等一切情绪活动和身体的各种不良感受。第一阶段的向内找是大家都还能够理解，而第二阶段的向内找就不是每个都能够理解的了，可以说绝大多数人都会存在理解困难，因为这已经超出了日常思维的范围。这也是真正的修炼超出日常

思维的范围的表现。其次，在这种向内找的意识活动中，我们不是在对与错、善与恶之间进行选择，而是要超越对与错、善与恶的二元对立的思维和认知模式，我们所努力的方向是使自己不再执著于自己的任何观念和和行为方式，无论它多么对、多么善，因此，本质上是使我们超越思维和观念。这同样是一般人很难理解，很难接受的。要想理解这一点，也同样需要有这种修炼的经历，当你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所有矛盾、冲突、困难都是由于自己被大脑中的观念控制的结果，当你体验到在解除观念的控制获得真正自由的体验之后，你才能理解这种修炼方法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话。再次，这种修炼方法就不是一个观念替代另一个观念，一种行为方式替代另一种行为方式，也就不是在大脑和思维层面进行的。在这种静观方法中，我们的整个意识活动向内觉察、观察的。我们只是觉察、感受、观看，而没有判断；对一切观念、身体感受、情绪都采取平等的态度：静静地觉察、感受、观察，不做对与错、善与恶的判断，承认它们的存在，但不顺从，也不抗拒，只是静静地感受它、看着它。

土地研究院已经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农业研究机构

1976年土地研究院是在杰克逊自家3英亩的土地上成立的。因实践需要，1980年发展为188英亩。研究所成立之后的第10年——1987年，面积发展到200英亩，形成了有8个科学家在内的团队，启动了诸如：育种学、遗传学、土壤学、生态学、昆虫学、植物病理学、人类学方面的研究探讨工作。本次访问得知，研究所面积已经发展为1000英亩，工作团队扩展为31人。形成了粮饲兼用型冰草、多年生小麦、多年生高粱、多年生向日葵、多年生水稻为核心，常规育种、细胞学、分子生物学、农学、生态学研究工作设施齐备，相互融合的科技工作与实践能力。1976年研究院创建时，只有6000美元起家，2015年年度经费达到470万美元，研究所资产达到1690万美元。研究所经费由个人、家庭、组织及私人基金捐助。其研究成果在国际农学界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

到社会更大程度的重视。其次，土地研究院一直致力于深刻反思现代农业，在此基础上出版了不少研究成果，如杰克逊早期出版了《Man and Environment》，1980年出版《New Roots for Agriculture》，被温德尔·贝瑞评价为生态教育与实践领域里程碑著作；1986年出版《Altars of Unbewn Stone》，1994年出版《Becoming Native to This Place》，2011年出版《Nature as Measure》，提出了生态圈建设认识。

与此同时，土地研究院始终重视社会教育与宣传。土地研究所早期在建所时就确定了基本方针：“针对现代农业的破坏性后果，作为非盈利教育研究机构，通过宣传、推广、推广多年生作物和混作栽培，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模式”。研究院建设初期即从教育起步，杰克逊与夫人Dana(英语专业)招收学生，共同进行指导与实践教学。随着发展，与堪萨斯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密尼苏达大学、佐治亚州马大学、华盛顿大学、佐治亚大学建立了联系，联合培养研究生，接受博士后。近期正在与Kansas Wesleyan University筹划进行生态圈专业方向的本科国际教育项目。广阔的视野，持续的理论探索，扎实的科学研究，积极的培养、发现与使用人才，正在使研究所插上平稳飞翔的翅膀。

多年生农业是一场文明意义上转型的起点建设

近400年来，工业革命兴起，科学技术发展，导致工业化农业成型，部分解决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安全危机。但却使整个农业陷入了单纯依靠化石能源的危险境地。与此同时，大规模开垦土地，单一作物种植，经

济效益至上，工业化畜牧业，农业系统极度膨胀到了整个地理系统，使得全球生态环境面临灭顶之灾。恰恰因为如此，生态界的反思注意力多集中在工业革命与工业社会副作用方面。已经提出的对策系统如自然农法(Natural Farming)，生物动力学农业(BioDynamic Farming)，永续农业(Pamaculture)，有机农业(Organic Farming)等多数概念与传统农业概念相近，已经和正在形成一种只要是传统农业，就能解决全部工业化农业问题的朦胧概念。

需要清醒认识的是，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之上的，即使在农业社会阶段，也存在着农业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两河流域文明，埃及文明，罗马文明衰亡就发生在传统农业社会历史过程之中。未来生态文明建设，在客观上要求我们既要反思工业文明，又要反思农业文明，兼顾两者，不能偏废。

杰克逊在土地研究院建院初期，便提出了针对万年农业史进行彻底反思，明确指向一年生粮食作物生产对土壤的破坏力，提出用多年生粮食作物替代一年生粮食作物的战略构想，并顽强地付诸实践，40年持之以恒，已经取得重要进展与科学技术积累，弥补了当代可持续农业实践中缺乏粮食作物技术支撑的重大缺陷。用系统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生态文明意义上必不可少的基础建设工作，也是世界农业新时代到来的根本标志。

关于多年生农业与中美合作认识

中国是传统农业的故乡，是世界3大农业独立起源中心中唯一一个相对完整地延续至今的国家。西亚农业起源中心与中美洲农业起源中心已经先后消亡。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中

哀歌世界上最大的珊瑚礁之死

美国“非凡之善”项目执行主任 南茜·敏蒂(Nancy Mintie)

请原谅今天我要与大家分享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首挽歌。我写下这些评论的那天，恰巧澳大利亚珊瑚礁研究所高级中心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一项研究成果。其中，该研究所报告了多达90%的世界最大的现存生态系统——澳大利亚的珊瑚大堡礁、长达133,000平方英里的区域——都已死去，并且再也不可能恢复到它原初的状态了。由矿物燃料所导致的气候变化是这一灾难的决定性原因。仅在15年前，我有幸得以经历在珊瑚大堡礁中使用水下通气管潜航。我漫长的一生中从未经历过如此庄严的环境。文字难以表达这次经历带给我的势不可挡的美感与威严。我是一名受过训练的律师，通常是一个十分接地气的人。但是漂浮于澳大利亚东北沿岸的水域，我感到自己分辨方向，如同置身于某些强大的魔法之中。我拉着游在我身旁的丈夫的手上了岸。我告诉他：“亲爱的，抓紧我，因为不这样的话我怕我会为这一精美的环境所着迷，以至于不能找到返程的道路而漂走”。我不是开玩笑。

我是一个名为“非凡之善”的非营利性机构的执行主任，这一机构致力于帮助贫困的儿童和青年，为他们在世界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做准备。今天之前，我认为我已经在教育儿童上得到了充分的训练，甚至明确我所知道的有关地球的致命之弊病。我训练自己去抓住——如同在大堡礁抓住我丈夫的手一样——那些希望的信号，不论如何微弱，并将之传递给不得不在严重患病的地球上生存的青年人。但是今天，我的心理防线已被冲破。我感到深深的悲伤，因为地球上最强大国家的领导及市民正在沉睡，酣睡于这可恶的沉睡之中。除了关于大堡礁之死的文章，出现于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报道了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刚刚发布的另一个被打破的气候记录。2016年的3月是有记录以来很大程度上最热的3月。这意味着11个月连续打破全球气温记录的倾向，并且没有理由相信可预测的以月度为准的

记录的基础上，我们不会再继续打破气候记录。然而，在美国，我们将选举的领导似乎要么表现出对气候变化的憎恨和否认，要么是这一情形激烈的辩护者，即以矿物燃料为依托的、在最大程度上对可想象的罪行——生态灭绝的罪行——负有责任的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支持者。如此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将留给我们子孙的是一个垂死的地球，一个没有了充满恣意生命的澳大利亚大堡礁，被干旱和火灾所毁灭而没有了高耸森林的北美，没有了伟大的热带雨林——地球之肺——的南美、其都被气候变化和开采公司所凋敝与砍伐，没有了非洲丰富的野生动物，没有了清新的空气、水和健康的土壤，而这些都是生物意义上的必需品并且应该是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那么，我们要告诉孩子们什么呢？我不能告诉他们我所亲爱的堡礁是多么难以想象的秀美。那将是无意义的残忍。我不会与他们分享令我心碎的悲伤与巨大的失败感。那应该是我们这一代独自承受的负担。我能告诉他们的就只剩下余下的一件事，那就是：

对于他们，人类只有一个选择。也许这是唯一的、我们之前本应该采取的选择。这是一个在恐惧与爱之间的选择。我们周围所看到的社会、自然的弊病，是无数根源源于恐惧的行为之结果：害怕得到的不够多，害怕其他人，害怕自然本身，并且在那些恐惧之下——害怕死亡。然而，要拯救我们自己和我们挚爱的地球母亲，我们必须选择对立面对面，选择基于爱之上的行动：分享而不是囤积、爱他人、爱地球、并有存在的勇气去出于对生命的爱而行动，而非出于对死亡恐惧的怯懦。我今天的希望，也是我唯一的希望，是人类能从可怕的沉睡中及时醒悟，唤醒爱的意识。

也许，最终，那就是宇宙试图告诉我们的教训，生存之路不是通过对他人的权力或对自然的残酷剥削达成的。相反，我们只有通过发展、发展成为爱的存在才能幸存。希望如此。(浙江大学吕夏颀博士译)

第十届过程暑期班获奖名单

经美国过程研究中心有关专家认真审核评议，第十届中美过程(后现代)哲学高级暑期班优秀论文已经产生, 现予以公布: 一等奖一名: 高凯歌(哈尔滨工业大学); 二等奖两名: 马琴明(中国政法大学)与王柔健(河北工业大学); 三等奖两名: 潘志新(陕西理工学院)与柳世玉(哈尔滨师范大学)。特向以上五位学员表示诚挚的祝贺。

第11届中美过程(后现代)哲学暑期高级研讨班即将在华南师大举行

由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南师范大学过程哲学及其对生态文明的意义”。本期暑期班的主讲人为美国著名过程哲学家，全美优秀教师，美哲学与系统管理研究中心和美国过程研究中心主任 罗伯特·兰德 哲学教授 麦斯里 (Robert Mesle)，美国里昂大学布伯 (Paul Bube) 教授，协讲人为克莱顿教授，芭芭拉 (Barbara) 教授，拉姆扎 (Lukasz Lamza) 博士，范冬萍教授，杨富斌教授和王治河教授。

国基本保持传统农业方式与格局。1978年后，中国全面启动工业化建设，生态文明才是发展大道。进一步看，生态文明建设中首要任务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新农业。这意味着我们要借鉴一切世界文明发展的经验教训，既反思近30几年极端工业化造成的农业危机，又反思传统农业社会弊端，建设新农业，建设新文明。在这方面土地研究院近40年的多年生农业理论与科技积累对中国未来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杰克逊表示：土地研究院与南农科院在多年生水稻方面的合

作进展顺利，已在景洪、思茅两地进行推广试验，效果很好；与西北农林大学进行合作进行多年生小麦方面的合作正在进行。他期待着近期访问中国，推更多点，更广泛的多年生农业合作。王书文认为：多年生农业是世界新型农业发展领域，中国农业生态环境多种多样，应在认真分析与试验研究基础上，确定目标项目与目标地域，推广生产，造福当地。中国西南地区、青藏高原、农牧交错带、黄土高原地区、东北地区等区域有较好的发展可行性。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系全国第一家报刊传媒集团公司。集团成员及企业集团公司分布在北集团成员及企业集团公司分布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济南、成都、南宁、桂林、柳州等地，员工近800人。公司成立以来，22种图书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国家图书大奖，先后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高校教材管理先进集体、先进高校出版社，被新闻出版总署评为良好出版社、先进出版单位。第七、八届全国中国书展装帧设计大赛(3年一次)，集团公司获奖图书均排名第一。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简介

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成立于1973年，是环境保护部直属的三个国家级环境科学研究所之一。华南所始终坚持“立足华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建所方针，坚持以热带、亚热带区域环境问题研究，经济特区、沿海开发区、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群和港澳台等发达地区环境问题研究，河口、感潮河网、海洋等复杂水环境模拟研究，区域、流域可持续发展研究，污染控制方法环境专业资格证书，涵盖工程咨询、工程设计、水土保持、水资源论证、环保设施运营、环保产品检验、计量认证、科技成果检测鉴定等业务范围。在水环境、生态文明建设、环境规划、环境

《世界文化論壇》报 Culture Communication ~面向全球華人，情系人類未來~

《世界文化論壇》報系海外獨家以文化為訴求的報紙，被讀者譽為“海外最有思想性的華文媒體”。《世界文化論壇》報由美國中美後現代發展研究院主辦，美國過程研究中心協辦。2002年在美國創刊發行。面向兩岸三地及北美華人世界，旨在促進中西深層次的文化交流與對話，使中國文化和世界上一切先進文化在後現代的多元時代能夠攜手對中國的永續發展與世界的和平進程做自己獨特的貢獻。本報有以下欄目：文化廣場、放眼天下、美國大觀、洛城夜話、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綠燈人生、成功之道、大師風範、大師訪談、華人明星榜、信仰的天空、老外學中文、名校推薦(廣告)、互動特區、影響我一生的一本書、影響我一生的一句話、特色店(廣告)等，以獨特的視角，反映華人的文化訴求，展現不同文化的風采。文化廣場促進民族文化百花齊放；放眼天下囊括大事春秋世界風雲。美國大觀、洛城夜話，給華人一個活生生的美國，一個細微的洛城。企業文化、思者手記、過程思維，看宇宙人生洞若觀火。綠燈人生、成功之道，給人生具體指導。大師風範、華人明星榜，顯當代大師言傳身教，樹世界華人楷模新風……《世界文化論壇》可謂大——心若大海、量包天下；《世界文化論壇》亦可謂小——星星之火、步履維艱。但是如果有一您的一份，這份小報就能成大氣候。如果您出一份力，把《世界文化論壇》推薦給親朋好友，讓讀書界人人能夠享受這份思想大餐，這張海外華人文化網路必將因您而玉成。我們自信《世界文化論壇》是明珠，我們相信您慧眼識得！《世界文化論壇》一年六期，每期4個版面。國際標準期刊刊號 (ISSN)：1540-2339

世界文化論壇》同仁敬啟

《世界文化論壇》報 (雙月) 訂閱單

姓名 _____ 電話 _____ 訂閱期數：一年(六期) 詳細通訊地址: _____ 訂閱費：\$20.00/年(含郵費) US\$ CASH CHECK 支票抬頭請寫 THE INSTITUTE FOR POSTMODERN DEVELOPMENT OF CHINA. 郵寄地址：IPDC P O BOX 212 CLAREMONT, CA 91711